

捕捉生活片段 澄澈创作心灵

五位散文家创作自白

苏沧桑:从一条河抵达大海

苏沧桑是我的真名。我出生在浙江东海边一个叫玉环的海岛,一个叫楚门的小镇,一个教师家庭。孤悬于交通末端的故乡,兼具大海之大和江南之美。杭州是

我的第二故乡,我17岁来到杭州上大学读完政治系后,在第二故乡一待就是30年。杭州有风月,又有风骨,我的第一故乡、第二故乡对于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一棵桂

花树的根,是从一条河抵达大海的起点,对我的散文风格也产生了最初的最深远的影响。用我自己的话说,是“散文要美、要真、要有个性、要有灵性、要大气、要有担当”。

用一位读者的话说:“是一把剑,既柔美,又有锋芒。”用莫言先生的话说,是“高的立意、大的思想都从小处得来”。用张抗抗老师在最近我的新书分享会上概括的话,是“既美丽,又沧桑”。我想这样表达我的散文追求:从一条河抵达大海——美好的文字里有一些独特的思想发现。



苏沧桑

帕蒂古丽:一边写作,一边自我解剖

我工作在余姚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我是出生在新疆,长大在新疆的维吾尔族,用汉语写作。

我的写作可能涉及到一些关键词,比如文化融合、民族身份、语言争夺等。我也是一边写作,一边解剖自己的一个人,矛盾纠结、文化碰撞、身

份撕裂,这是我个人的事情,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同时我也觉得它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规律性的一个问题,而且谁也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好这些问题。因为社会在进步,这些问题就伴随其中。过去我写的就是人在这种矛盾中的焦灼、撕裂、疼痛等等。

现在我所做的是反过来去验证过去的文字,事实是否真的像我所描述和感觉的那样。比如我现在去写一千多年前、六七百年前就定居在中国大地上各个省份的维吾尔族,比如福建福州、泉州等地的维吾尔族那个时候还不叫维吾尔族,还有像云南腾冲的维吾尔族,

江苏无锡一个县的维吾尔族。我刚刚去拜访过六百多年前就定居在湖南桃源县的维吾尔族,写他们现在的生活样态,他们对身份认同的意识,他们对文化融合的心态,他们是怎么过来的。移居的少数民族如何在融入当地文化的同时继续保有本身的特色,与在地文化的交汇中怎么发扬出另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为中华文化贡献出民族的精华。我觉得这也应该是有人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帕蒂古丽

赖赛飞:散文是一个逐步澄清的过程

我是南麂岛上人,由于历史的原因,岛上的历史充满着迷茫。多数时间,岛上的女性像钉子钉在原处难以自拔,男性则乘船出海,有时走得大深,就沉没不见。

聚散很干脆,生死利落,岛上人普遍性格鲜明,尤其言语痛快,听上去都活得很有道理。但是我从小被称作“没长嘴的”,有时候活得

有些苍茫。散文于我而言带来了清晰。选择散文写作,即使再不擅言辞,也想在注视和经历缭乱之后,捕捉到一些东西,主要是在看上去不动声色的普通人群及普通生活里。

普通也是一种典型。这种典型大而无边,不足以显山露水,构成持久的混沌一片。当中,普通劳作又构

成混沌的主体。在他们中间,在自己的旅程里,劳作充当了什么,劳作之外还有什么,比如爱有多少种面具,温暖的温度多高才更暖人,苦难会一直像我不得不面对的大海,包围着岛屿,显示或反衬出某种强大永恒。

不用再将有些话永久地养在肚子里,直到长出牙齿反咬一口。通过散文创作,在现实言辞的波

峰浪谷之间浮沉,寻找表达自己认知的间隙,一次深呼吸。

不独是时光年华,既然世界与生活本身呼啸着掠过身前身后,我想要的就是尽可能清晰,像举着枪的手不再抖动,通过心脏的血液不再狂奔。我眼中的散文,是一个逐步澄清的过程,最好是顺利地从一个腔混沌到一个腔清晰再到一腔清新。从它通向有限的真相,通向刹那的凝固,一种平静后的确定。那时候,散文成为新的陆地,自己的陆地。



赖赛飞

干亚群:散文要有细节、真性情和“佛心”

我是2010年开始写村庄系列的,到2016年出版了三本书,算是江南村庄系列。这三本书都是写童年的村庄,以回忆的形式,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平衡、约束、亲近,以及规矩呈现出来,替村庄留下了一份档案,尤其是那些手艺人,用纸的形式为他们建立一座乡村博物馆。我想只有散文才能完成回忆的重现,也只有散文才能容纳鸡零狗碎、鸡毛蒜皮的日常生活。

我写人物喜欢用细节,让细

节替代我对人物的感情,尽量让每个人物有一处闪亮的细节。这是我对散文的第一个看法或感悟。

前年,我开始关注当下的村庄以及当下的城市。我是在农村长大,通过读书得以留在城里的,精神上的胎记还是农村。我立足于一个亲历亲为的角度,审视现在的农村,悲悯城里的边缘人,我在文章里的声音可能过于明显,不过我觉得新散文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无所保留地传达自己的所思所想,作者是可以有主

张的。这不像小说,作者的想法与思考只能隐藏在人物的背后。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写散文的原因也在于此,我觉得散文要有真性情,敢于亮出自己的内心,不管有没有掌声,都不要紧,一定要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这是我第二个想法。

第三,我觉得写散文要有“佛心”。这个是我化用刘文典先生的那句“写作就是观世音菩萨”。小说关注的是命运,散文不可能完成命运的走向,只能选

择或者截取生活的一个片断,然后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作者不能站在救世主的角度去写,也不能在优越感的支配下去写,而是要站在跟自己的人物同一个层面去书写。那些小人物、那些城市边缘人、那些讨生活的人都是我写的人,他们的日常就是我的日常,他们的遭遇,就是我的遭遇,我跟他们一样生活着,我写他们其实也是写自己。

散文的容量可大可小,也可远可近,但我认为散文必须要有深度和温度,这个深度和温度就体现在情怀上,体现在思想上。用温度、深度来书写浅显的生活和寡淡的日常,我想这就是观世音菩萨。



干亚群

草白:模糊和冒犯对散文写作是有意义的

我是2008年开始写作的。散文写作和所有文字写作一样,需有自由写作的精神内涵,它要不断去拓展散文表达的一些边界,去挑战那些约定俗成和习以为常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逾越的,关键是要找到好的足以信赖的方法。

我自己的散文写作,题材很窄,主要还是童年及少年经历,以及亲情体验之类。事实上,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我的这些所谓的经历或经验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换句话说,没有人特别想知道别人经历了什么,除非写作者能从自身的经历和经验发现或者显示

独特的意义。具体到语言和文本,必须能够提供给读者一些新鲜、陌生的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所幸的是随着年龄逐增,我们的感受和理解能力在不断丰富,产生一些变化,我们写作就是要去捕捉并记录这种源于心灵的变化。但是这种捕捉能力

有多少独特性及意义,这可能就是创造性的体现。

在散文写作中,我其实并不刻意去区分各种文体,即为此划定界限。事实上模糊和对边界的冒犯是我愿意看到的,因为这样的冒犯对散文写作来说是尤其有意义的。

还有一点,我觉得散文写作中有气势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有时候写一个东西会下不去手,如果没有达到一定气势的话就很难解剖自己。



草白